

五、近期解放軍演習及將領調動之觀察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穎佑主稿

- 近期共軍演習目的除威懾臺灣外，更需對內部民意交待，而利用空中武力與新聞發佈是最好的「文攻武嚇」。
- 南海的水下戰場經營，關係共軍是否擁有二次核打擊的實力。
- 共軍人事的變化也代表領導人對於軍隊的控制力度，未來需注意「二十大」前夕將領異動。

自 2020 年開始之時，全球都遭受到肺炎疫情的衝擊，造成經濟與國際交流之間的停滯，但各國在外交經濟上的角力卻從未停止，特別是美中在南海的較勁，更隨著美國大選時日的逼進而逐漸升溫。也有外媒在 5 月時披露共軍可能會在 8 月進行模擬進攻東沙島的演習，引起許多討論；且美軍也多次的利用 P-8 反潛機以及 RC-135 電偵機刺探中國大陸在南海的佈署，這些事件都讓美中軍事衝突成為當前國際熱門話題。

（一）共軍軍演的目的

事實上，歷年的夏季都是共軍軍演的高峰期，特別是在涉及到海空聯合演訓的科目，自然是需要天候的配合。且從政治上的解讀，自 2019 年開始，中國大陸便面對了許多天災人禍（美中貿易戰、香港問題、非洲豬瘟、新冠疫情、長江水災），這些都會讓中國大陸民眾質疑北京的執政能力。且在此時，美國在中國大陸海岸附近的飛行、美國衛生部長訪臺、以及我國多次出現在國際媒體，這些都是北京政府所不樂見之事。若北京政府無對此有所反應，是否會造成反對勢力對習近平的質疑與中國大陸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這些都是北京政府必須要對美臺密切互動進行反應的原因。除了自身的訓練外，也需要透過軍事行動來對中國大陸民眾「交代」，更能證明在 2016 年以來一直推動的軍事改革是成功有效的措施。

因此，從上述的角度來看，如何有效且快速的回應國際事件，便是中共在這段時間演訓中希望能達到的效果。但軍事演習並非能在短

時間籌劃，許多的軍演雖然都在年度例行計畫之中，但是能否即時回應國際時事？便是問題。這也導致，中共大多會採用空中武力作為傳達訊息的工具，畢竟戰機的飛行路線是有可能在短時間內部署行動，可作為立即表態的工具。此外，許多已經正在進行的年度例行演習（如在舟山群島、南海的軍演）其最初演練目的雖不是在對當前事件反應，但在事件發生當下，中共開始利用發布新聞的機會，將這些演習口頭包裝成為針對臺海的軍事行動。這可能就是 8 月 13 日解放軍東部戰區發言人張春暉在媒體發布近日演習的目的。

（二）四海聯動

雖說如此，但從軍事上的角度來看，這些演訓的背後是有可能有共軍對臺作戰的想定，特別是近期共軍的演習都包含了北部、中部、東部、南部四個戰區，這代表中共也了解在可能的對臺作戰中，不會只有東部戰區的兵力，南部戰區在南海必須要作到拒止美軍的目標，並同時封鎖臺灣；而北部戰區的海空兵力也會投入封鎖與拒止駐紮在日本的美軍行動，特別是中共海軍的航空母艦都在北部戰區，在進行臺海作戰時，勢必會投入戰場，形成四海聯動（黃海、東海、臺海、南海）的戰略，而共軍航艦也必然會是各國海軍的攻擊目標，這些都代表戰火不會只有在臺海。

（三）南海的水下戰場經營

日前美國公佈的衛星照片中明確的指出中共海軍在南海的地下潛艦基地，這也是目前美軍積極派出 P-8 反潛機與 RC-135 電偵機在南海飛行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在對共軍南部戰區的雷達與電偵系統進行偵搜，而反潛機與美國多次在南海派出的海洋偵測船都是為了要能掌握南海的水文資料（海偵船使用拖曳式感應監視聽音系統被動及主動低頻聲納陣列收集水下聲學資料，並透過電子設備處理數據提供未來反潛作戰），經營南海水下戰場，以利未來的南海水下作戰。共軍在南海的核子潛艦基地會引起美軍的注意主要與「二次核打擊」有關。過去共軍核子彈道飛彈潛艦基地位於北海艦隊的渤海，但美韓聯軍在黃海的演習，基本上完全封鎖了共軍核子彈道飛彈潛艦進入太平洋的可能，自然無法發揮二次核打擊的作用。相較之下，南海海象較為複雜且中共已經在該處擁有許多島礁

前進基地，核子彈道飛彈潛艦進入太平洋的機會較北海艦隊來的大。對美國而言，印太國家的安危可能尚有協商空間，但美國本土所面臨的核子威脅卻是不容妥協的存亡問題。這些都是當前美中在南海行動的目的，為的就是能有效經營水下戰場取得先機。

而在美國海軍學院 8 月的《議事錄》雜誌期刊 (Proceedings) 中，由美國前中情局官員與退役上將的文章中指出共軍可能在 2021 年利用美國總統大選後的時間發動對臺攻擊，也引起許多的討論。文中提醒美軍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也在說明共軍是有可能發動突擊戰術。但就對臺作戰而言，冬季並不適合跨海作戰，最大的原因在於強大的東北季風會限制作戰的環境，該文最大意義應該在於「警示」。這也說明了「忘戰必危」的重要性，雖然當前的共軍演習，主要目的在於訓練與驗證共軍自身的實力，但也透過軍演作為安撫中國大陸民眾以及對外表態的工具。只是這些狼來了的方式，若讓民眾習以為常反而失去戒心，等到真的狀況發生，便喪失了作戰的彈性。這些都是在面對共軍文攻武嚇下，我國必須注意的狀況。

(四) 2020 年中的共軍人事變化

而在 2020 年的 8 月 1 日將領晉升名單中，出乎意料的只有一位上將，原後勤保障部隊政委徐忠波晉升上將，也披露任職火箭軍政委的新聞，這也證實了原火箭軍政委王家勝的退役。徐忠波從士兵開始其軍旅生涯，早期多半在陸軍歷練，擔任過 54 集團軍政委，2016 年 2 月，升任西部戰區陸軍政治委員。2017 年 10 月當選中共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2017 年 12 月，任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政委。2020 年 7 月，任火箭軍政委。從這些資歷來看，其有許多軍種經歷，未來是否有機會可以擔任共軍政治工作部主任，可再持續觀察。而在 2020 年年中只有晉升一名上將的最大原因，應與 2019 年年底的晉升有關。2019 年晉升大批上將，也讓可能名單減少，甚至就未來發展而言，習近平有可能會將大批將領的晉升集中於年底，甚至會集中在明年，除了藉此吸引有可能出現的將領力求表現以及效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 2022 下半年的「二十大」(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取消任期制後的中國共產黨是否依然會由習近平擔任三項職務的領導人

(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其有可能類似胡錦濤的「裸退」(幹部退休後不再擔任官方、半官方或群眾組織中的任何職務)？或是會像江澤民一樣繼續掌握軍委會，並趁機培植年輕將官以利未來繼續貫徹槍桿子出政權？都可以從未來的共軍人事變化中再進一步觀察。